



仇英《上林图卷》(部分),绘司马相如为汉武帝所作《上林赋》内容

顾文彬《上林图》《上林赋》之得而复失

北京 黄恽

过云楼的收藏名冠东南,这与顾文彬和顾承父子对书画的热衷分不开,顾文彬一生对书画的热情未尝少衰,“我近来各兴俱衰,惟于书画尚提得起兴致,若并此而无之,岂不更加索寞?”(家信第六十三号)诚哉此言!有此一念,方才成就了过云楼的煌煌大观。

顾文彬书画收藏还与他年轻时一次经历有联系。这与一幅无名氏的《上林图》和元代余阙所书的《上林赋》有关。

《上林赋》是汉代司马相如的名作,与《子虚赋》齐名,描写的是皇家园囿上林苑及天子狩猎的场景,无名氏的《上林图》中,描绘的便是当时的场面,而余阙所书就是司马相如那篇近三千字的长赋。

事情要追溯到清道光八年(1828),顾文彬出身于中产商人家庭,这年他刚满十八岁。一天,顾家来了一个姓魏的亲戚,他是一个古董掮客,带了几幅画到苏州销售。顾文彬一下子就看上其中无名氏《上林图》和余阙的隶书手卷《上林赋》,这是两件互相关合的东西,问问售价不贵,自己又正好有些

闲钱,还了还价便买了下来。

然而,这两件标志着顾文彬收藏之路开始的书画,却马上有了一个得而复失的转折——顾文彬的父亲不懂风雅,对书画也没什么兴趣,更不懂得赏鉴。一天,老朋友秦荪湖来访,秦是浙江慈溪人,爱好书画,顾父就拿出这两件书画请他观赏,秦荪湖很识货,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两件书画,爱不释手,啧啧称赞。顾父看到秦兄这么喜欢,倒也大方,干脆说:“这书画是小儿所购,也不值几个钱,既然喜欢,就算给我一个面子,收下玩玩吧。”顾文彬在旁暗暗叫苦,顾父只作不见,但见秦荪湖满脸堆笑,连声谢谢,赶忙收下了这份礼物。

四十多年后,顾文彬回忆起这一幕,心中还有隐痛,其痛苦之深难以估量:

先府君与慈溪秦君荪湖友善,秦君颇好书画,府君出此卷示之,秦君有欲得之色,府君慨然赠之,余虽不忍割爱,然未敢违也。每忆及之,耿耿于怀。

若用现代心理学分析他青年时这次挫折,正是日后顾文彬藏画的“密码”,一旦时机合适,他就会不断补偿这份曾经的失落,以获得心理上的满足。

《上林图》和《上林赋》之得而复失,是顾文彬生命中的焰火,虽然瞬间照亮过他的生活,熄灭却相当迅速,但光焰却穿透了他的一生。此后,它们还会再次点亮顾文彬的生活。

同治元年(1862),太平天国扰乱东南,顾文彬侨寓上海。这时的他已担任过汉阳知府和武昌盐法道,身边有一定积蓄,常常到上海著名的古董商楼月潭那里买点价格低廉的书画,同时也做些买进卖出的生意。这一天,顾文彬在楼月潭那儿竟然见到了久违的《上林图》和《上林赋》,这两件东西还在一处。分明是自己的旧物,曾眼睁睁地看着它们被父亲送给了秦荪湖,如今又同时出现在眼前了。

顾文彬克制住自己情绪,询问价格,回答是一百二十元。那些年,顾文彬过得并不轻松,苏州被太平军占领,回不去,一家人到上海避难,自己虽做了几年官略有积蓄,但目前时局未卜,在收藏上花钱须慎重。一百二十元是笔大钱,还不让价,顾文彬只能看看。两幅书画一度离自己很近,但又很远,近到伸手可及,远到无力念想,他在家书中回忆:“同治

元年在上海时又见过,因索价百余金未购。”“同治元年,余侨居海上,于楼月潭处忽见此卷,亟谋购之,以索价过昂而罢。”

又过了八年(1870年),顾文彬被吏部分发到宁绍台,任海防道台。这是一个日进斗金的“肥缺”,他终于可以放开胆子买自己喜欢的书画了,几乎每天都有人带着书画到他的衙门请他选择,就在这时,那两幅书画又出现了。

还是无名氏的《上林图》和元代余阙手书的《上林赋》。这次能细细玩味它们了:“细审之,画不过画院中高手,余忠宣之字若确,乃是至宝。款题元统元年,知泗州知州。”他想,这位余阙余忠宣在《元史》中应该有传,遂命儿子顾承和孙子查明即复。他不满儿子的敷衍:

“余忠宣为有元大忠臣,必有列传,汝云《元史》不载,必无是理。令四孙细查稟复。”

“前信所提上林图后有廖守初印,此人只赵子固《落水兰亭》后有跋,可检查《书画谱》,如载《落水兰亭》,将廖跋抄示,倘有年份便可考是何时人。廖守初是收藏家,可见上林卷必是宋元物,余阙赋我看亦是真虎,此件必不可失矣。”

四孙给他查到了,《余忠宣传》在《元史》卷一百四十三列传三十。读过之后,顾文彬写道:

《元史·余忠宣传》:元统元年赐进士及第,授同知泗州事。又云篆隶亦古雅,皆与所书《上林赋》合,印章亦古,决为真迹无疑。此卷前途落至百二十元,我加至百元,相去无几,必购成矣。

顾文彬下手了,四十多年前的旧爱,又回到自己手中,“《上林图》是纸本,忠宣小隶书有二千余字,实是精品,与程明远桃杯一枚,共以百二十元得之。微时古剑,不能计较价值矣。”

顾文彬感叹说:“今甲戌秋,复有人携此卷求售,焕若神明,顿还旧观,不惜重资购归。距初购时已四十余年,而价亦数倍于前。如童时总角之交至白首而车笠筮遇,如昔日胜游之地自迟暮而筇屐重经,愉快之情虽珠还剑合不是过也。苟非具有夙缘,安能失而复得如此耶?”

他把这事归于夙缘,感叹再三。

四十多年的曲折经历,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此事终于有了一个合浦珠还、延津剑合的圆满。

藏中读史

狗年趣话“狗画”

福建东山 林长华

狗虽不如马那样壮硕,也不如马有那么多昂扬、积极的意义,却常是画家笔下陪衬动物。古往今来,有些画家精于画狗,笔下的狗栩栩如生,富有动感,呼之欲出。收藏家中更有不少喜欢狗画,这是由于狗的形态活泼可爱,是人们生活中的忠诚伙伴。常言:“犬守夜,鸡司晨”“马忠、羊孝、犬义”。甘肃临洮辛店文化遗址出土陶器上就有许多狗的图案,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狗画。

历代画狗画出名的名家不少,这与历代朝野爱狗有关,周代宫廷里就设有“犬人职”“狗监”专门负责管理养狗的事务,可知狗备受重视。唐代周昉画的《簪花仕女图》中有一个盛装的贵妇执

拂逗弄一头小狗,可见养狗玩狗古已有之。唐代阎立本画的《葵犬职贡图》形神兼备,是画中珍品,屡被提及。宋代人养狗非常普遍,赵万年在《襄阳守城录》中记载:“各家所养之犬,在城外百十为群,有数千只,每遇夜出兵攻劫虏人营寨,则群犬争吠。”可见宋人养狗之多。南宋佚名画家创作的《鸡冠乳犬图》《秋葵犬蝶图》和《萱花乳犬图》用笔细致,形态生动,设色明丽,极具观赏性,是宋代人精致生活的反映。宋代画家李迪,更是以画狗出名,他笔下的天狗气韵生动,神采飞扬,不同凡响。

以狗为题材的国画在现代著名画家齐白石的现代著名画家齐白石的作品中虽然少见,但他画的狗却相当出名,称得上少而精。齐白石画有

一幅《花犬迎归》,以开启的柴门和欢快的花狗组成一个灵动的画面,画家先以淡墨勾勒犬之外形,后以浓墨涂写犬耳、鼻、背、股、尾,再以浓墨渲染犬身黑斑。这幅狗画虽取花犬翘尾半蹲伸颈姿势,却让人感到俏皮可爱的花犬在摇头摆尾,神态尤为稚拙,别具神韵,可见画家观察物象的不凡功力。

现代画家黄胄笔下各式各样的狗十分可爱,国画大师李可染曾评价:“黄胄画狗天下第一”。

现代著名画家黄永玉画狗也很出名,这与他长期爱狗、养狗和观察狗不无关系。上一个狗年,他特意为增订珍藏版《比我老的老头》一书,绘了一枚狗年藏书票,按传统技法用宣纸手工印制,随书发行。藏书票画面为

一条生动幽默的狗,题跋为:“借出的书,走失的狗,惟愿认得路回来。”画家把爱狗与爱书缘分与情感,用独特方式妙趣横生地表现出来。

著名画家韩美林画过许多温驯善良、机灵活泼的狗,那是因为画家在遭际命运浮沉后,切身感受到狗的忠诚。上世纪“文革”期间,韩美林被抓去游斗,当以往所有与他相熟的人与他或离或避时,邻家的一条狗却紧跟他寸步不离。有关人员知道后,一阵乱棍打死了那只通人性的狗。韩美林有一幅题为《患难小友》的狗画,就是表达对这条狗的怀念。

狗的习性在画家笔下可窥见一斑,据说,养猎狗不能喂得太胖,太胖就跑不快,追不到猎物。元代刘贯道《元世祖出猎

图》中的猎狗,一只只瘦得皮包骨,那一根根肋骨简直可数得出来。画界流传一句俗语:“画人莫画手,画兽莫画狗。画树莫画柳,一画便出丑。”俗语虽然说得有点绝对,但从中可看出狗画得好不好对画家是一个考验。古籍《韩非子》中有一个“犬马难,鬼魅易”故事,讲的是一次齐王问一个画家:“什么东西最不好画呢?”画家答说:“狗、马这种日常所见动物最难画!”齐王惑问:“那什么东西最易画呢?”画家又回答:“像狗、马这些动物,是每个人都见过且非常熟悉的,要画得神态活现跃然纸上,难乎其难。而鬼魅这种没人看过的东西只要顺意去画,令人生畏就成佳画了。”此话颇有道理,可见无扎实功夫是不可能把狗画好的。



齐白石《花犬迎归》